

除掉魏延的反骨



江苏人民出版社

除掉魏延的反骨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杂文选集

(增订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除掉魏延的反骨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杂文选集

(增订本)

本社編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Q〇一〇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3/18 字数 46,000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20,001—50,000

編者說明

這是一本雜文選集。其中的文章，尖銳地揭發和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若干謬論。這對於提高我們的認識，進一步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有幫助的。

目 录

热情 温情 冷水	龔同文(1)
从烏鴉說起	石 冕(5)
是“原則肯定”? 还是“原則否定”	孙映通(8)
剝掉“代表群众”的伪装	麦 穗(14)
駁所謂“事实根据”	于 晴(18)
談“穩”	阿 云(22)
破烂的武器	簡 之(27)
“婁”字解	乾 亨(30)
什么“感情”? 誰的感情?	李光溫(33)
雷打不散	李 素(36)
千句謊言騙不了一想便通	徐家常(40)
除掉魏延的反骨	柳 笛(45)
从岩石論及芦葦	邵传烈(49)
可悲的叶公	梁 化(52)
話說“鵝眼”与“牛眼”	斥 右(56)
从“哈哈鏡”談起	沈 誼 邵鉄眞(59)
統帅和灵魂	荔 子(65)
“快”与“慢”之爭	程式田(68)
可免与难免	邵堅仲(73)
不过是幌子	謝效正(80)
究竟誰难以自圓其說?	徐 堅 居 江(85)
他們要的是什么“个性自由”?	周以鈞(91)

热情 温情 冷水

龔 同 文

在我們这个暂时还是貧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最可貴的就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改变这种貧穷和落后面貌的強烈愿望所产生出来的革命热情。我們党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珍惜和发扬羣众的革命热情。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正是大大地激发了羣众的这种革命热情，才造成了去年以来的跃进形势。哪里有党的領導，哪里坚持貫徹了总路綫，哪里就是热气騰騰。

可是，在我們党内，有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热气騰騰的革命斗争面前，一点热气也沒有。他們的热气到哪里去了？也許早就在他們自己和国内外反动派所制造的“冷空气”当中变成“冷水”了吧，他們不正是把这种“冷水”朝着羣众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泼过去么？

水火不相容，我們决不允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往羣众的革命热情上泼冷水！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湖北省武汉市有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制造“冷空气”，一些在“冷空气”里“感冒”了的人，跟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面，叫喊“困难”。在当时，他们怎能料得到会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计划呢？而一经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武汉市就热气腾腾，全市1959年工业总产值，已经在11月8日提前五十三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年度计划。看吧，最可贵的不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必须彻底反掉么！

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最主要的是为了保护和发扬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是为了把陷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能自拔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拉出来。医生不害怕病人的传染，也不顾虑病人怕痒怕疼，而敢于认真地给病人打针、开刀，目的是要消灭病人所感染的病菌，使病人健康起来。同样地，我们共产党人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危害党和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病菌”，另一方面也不能睁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掉在泥坑里而不拉他一把。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的事业泼冷水，而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仍然是充满着同志式的热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团结——批评——

團結”的方針，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對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進行嚴肅認真的批判和教育。

但正在這個時候，有一種介乎“熱”和“冷”之間的东西出來了，這就是某些同志所欣賞的“溫情主義”。他們看到自己的同志陷在泥坑里，不僅不伸手拉他，而且還對正在使勁拉他的同志們嘮叨不休：“不要過火了”，“適可而止吧”。說起來多么好听，仔細量一量，這種“情”不僅一點兒“溫”也沒有，簡直是冷酷無情！

因為犯錯誤的人，是自己的老上級、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什麼“親人”，就來一點“溫情”主義，吞吞吐吐地說什麼“鬥爭嗎？不可‘不’，也不可‘太’……”“太”什麼？太過火了嗎？難道讓他老是陷在泥坑里就是“適可而止”？難道再拉他一把就算“過火”？溫情主義者，看你多么狠心！當你的老上級、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或者是什麼“親人”給羣眾潑冷水的時候，你作何感想？你的“溫情”哪里去了？難道你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情”，比對人民羣眾的“情”還要“溫”一些嗎？如果真是這樣，那可真危險呀！

看來，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這樣的政治鬥爭中，一

星半点的温情主义也来不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可贵的是热情，是真正的革命热情。我们应当以这种革命热情去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也应当以这种革命热情去挽救那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我们的党从来是充满革命热情的。人民群众把我们的党比做太阳，就是因为她象太阳一样给人们以光明和温暖。

结论只能是这样：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决不能泼冷水；而对于资产阶级的什么“温情”之类，不妨泼点冷水，让那些被“温情”纠缠得有些昏迷的同志清醒过来。

（原载1959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从烏鴉說起

石 見

在小时候，听老年人說：烏鴉是一种最不吉利的飞禽，特别是在一清早，当你什么也沒有看見，什么也沒有干的时候，猛然听到烏鴉的叫声，就非叫你倒霉不可，万事就应当小心了。所以，任誰一听到烏鴉声，非噓之、即报之以唾沫，并口中念念有詞：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样心里就比較好过一点。我是直到现在，偶而听到烏鴉的叫声，还会不期然而然地回忆起童年时的这个可笑的影响的。

其实，烏鴉既有一张嘴，总是要叫的，人們可以照常进行他們該进行的好事。其实，从我小时候起，也并没有听见过烏鴉竟叫坏了好事的事实。

有一帮仇視社会主义事业的家伙，实在有点象烏鴉，从它們嘴里放出来的呱呱的声音，也实在有点象烏鴉在清晨的叫声。令人听~~着~~，着实不舒服。

他們的昏話：說大跃进是假的；經過产量核实和調整后的生产指标，也說是假的；說整社是退却，人

民公社的鑼鼓要收起来了；总路綫是錯誤的，迫着重修改了……总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們的国家，搞得糟透了。

这些其蠢如猪的家伙，是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我們做好事，唯恐我們的国家更加强盛起来。反过来一想，这也很自然，劳动者的日子一天天好过，剝削者的日子就一天天难过。試問：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殘暴的奴隶主，歌頌过奴隶們的反抗的英勇行为？

这些烏鴉般的叫囂，是无損于我們伟大的事业——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繼續迈步前进；它們已經开花結果，不再是幼苗了，任誰也永远踏不倒的。但是，可不可以采取象对付烏鴉的办法——念念“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来对付仇視社会主义事业的叫囂者呢？这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这些烏鴉們的喋喋不休地叫着、叫着，会使有些对迷信思想尙未斬草除根的人，又复活起来的。他們怀着疑惧的情緒想：这恐怕有点道理吧！这也許是上帝的启示，虽不可全听，也不可不听吧！否則，为什么他們竟那样辛辛苦苦地叫个不停呢？慢慢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物以类聚，人以羣分了，动搖了，被拉过去了。这倒是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危险。

我們要更高地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
旗幟，對壞話說盡，好事不做的傢伙，羣起而攻之，要
壓之、唾之、打之（政治上和思想上），搗毀其巢穴。把
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徹底搞臭，使人人掩鼻而過；使
迷惘者的頭腦趕快清醒起來，不要上明敵和喬裝者
的老當，否則，到滅頂時，就來不及了。

（原載1959年9月2日“新華日報”）

是“原則肯定”？ 还是“原則否定”？

孙 映 通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傾思想的人，慣于以“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面目出现，严正地宣布他們是从原則上“肯定”社会主义、“肯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紅旗的。例如，最近就有这样一个人，宣称他“对三面紅旗并没有大的动摇和反对”，他“对三面紅旗基本上还是坚定的”。但是，任何一个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只要分析一下他的錯誤言論，便不能不認為：他对三面紅旗不是“沒有大的动摇和反对”，而是有很大的动摇，从根本上反对，談不上什么“坚定”。这使我們很自然地想起列宁的話：“他們总是用原則上同意而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来葬送一切。”这个人也正是这样。他对三面紅旗从原則方面加以“肯定”，所謂“沒有大的动摇和反对”，所謂“大跃进成績很大”，同时却从具体方面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否定。这样一来，他对

三面紅旗在原則上究竟又能“肯定”了呢？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吧。

一、對總路綫：總路綫的靈魂是高速度，而他反對高速度，主張“慢慢來”。

總路綫的本質是要調動六億人民的積極性來建設社會主義，而他認為總路綫不能反映全體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因而，不能調動六億人民的積極性。

試問：如果根據他的意見，抽掉了總路綫的靈魂，改變了總路綫的本質，總路綫還剩下了什麼呢？他還能從原則上“肯定”總路綫什麼呢？

二、對大躍進：他承認“大躍進成績很大”。且看事實：對工業大躍進——他說“重工業擠掉了輕工業，輕工業沒有搞好”，那麼重工業如何呢？他說大煉鋼鐵是“浪費”，是“得不償失”。就是說，重工業也沒有搞好。

對農業大躍進——他干脆說是“虛假現象”。

諸如此類，等等。

這樣一來，工業大躍進的成就沒有了，農業大躍進的成就沒有了，整個經濟建設大躍進的成就沒有了。那麼，他還從原則上“肯定”了大躍進什麼呢？“大躍進成績很大”豈不是一句空話？

三、對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主要特點是一大

二公。人民公社的建立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更加发展、更加完备了，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是个根本问题。而他說：“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有问题，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他还誣蔑說，公社化后，干部作风不好了，等等。就是說，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

既然他已从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否定了人民公社，那么，他从原則上又能“肯定”人民公社什么呢？

总之，他所有錯誤論点的矛头，都指向三面紅旗，而且指向三面紅旗的核心。他的錯誤論点已构成一套和三面紅旗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原則肯定”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真实的，而是虛伪的幌子。

为什么会有“原則肯定、具体否定”这种奇怪的論調、这种不寻常的手段呢？

其实，这并不值得奇怪。某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識分子，是以同路人的身份参加革命、参加党的，而且一直没有改变同路人的状态，他們只是接受了党的最低綱領（甚至连最低綱領都没有真正接受），而对党的最高綱領則是保留的。小资产阶级固然是革命的同盟者，而小资产阶级的意識形态却属于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范畴，是和无产阶级的意識

形态敌对的。由于他們沒有抓紧思想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意識形态上的敌对状态就会越来越严重，他們便会处处有抵触，事事看不惯；这也否定，那也否定，到达一定的程度，量变就会成为質变，“具体否定”就会成为全盘否定，原則否定。

既然明明是“具体否定、原則否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原則肯定、具体否定”这种手段呢？

所謂“原則肯定，具体否定”，是資产階級意識形态的一种表现，是資产階級世界观的表现；具体地說，是資产階級經驗主义在当前情况下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說这种手段是資产階級經驗主义的表现呢？

資产階級經驗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判断事物。有了这种世界观的人，天天閉起眼睛来，不看客观事物；只要他們在主观上想否定什么，就否定什么。他們搜集来攻击三面紅旗的所謂缺点，有的是把个別的现象夸大为一般（如把某些产品一时供不应求，夸大为整个国民經济的失調）；有的是歪曲现实，混淆现象和本質（如看到某处某些时候有排队现象，就認為市场全面紧张了）；更多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而只是他們主观臆造

出来的。这不正是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典型表现么？

为什么又说这种论调是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在当前情况下的表现呢？

当前的情况是：大跃进已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已无限提高；党的总路线已被实践证明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所有这些情况，就决定了主张“原则否定、具体否定”的人，不得不披上所谓“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外衣。因此，所谓“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段，就充满了虚伪性、欺骗性。

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就特别喜爱运用这种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他们扩大右倾思想的市场，而不在群众中立即暴露自己的面目，陷于完全的孤立。他们在原则上“肯定”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在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在原则上“肯定”总路线，正是为了在实际上反对总路线。这样看来，这种手段是阴险的。但是，这种手段是欺骗不了群众的，群众擦亮了眼睛，就能够立即揭穿这种手段。

这种手段的出现，带有一种必然性。只要回顾一下几年来阶级斗争的现实，就可以发现，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